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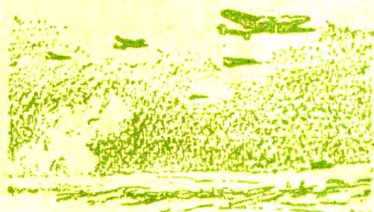
維·伊萬尼柯娃等著

無形的戰鬥

中國青年出版社

無形的戰鬥

維·伊萬尼柯娃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736 文學 165

無形的戰鬥

著者 [蘇聯] 維·伊萬尼柯娃等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編輯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上海春明印刷廠等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4 3/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 93,000

印數 1—110,000

定價 (6) 0.44 元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無形的戰鬥”、“古洛夫工程師設計圖的祕密”、“新交女友”和“深雪”四個短篇驚險小說。本書通過了這些故事，敘述了蘇聯公安人員怎樣以無比的英勇和機智粉碎了敵人的破壞陰謀，保衛着國家的建設事業。本書同時說明了：敵人的破壞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他們有的用“盟友”的面目出現來搜集情報，有的以女學生身分做掩護來刺探機密，有的用暗害手段奪取別人的證件，混入生產部門進行特務活動。儘管敵人多麼奸詐、多麼狡猾，但最後我們是可以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的。

目 次

無形的戰鬥·····	維·伊萬尼柯娃	1
古洛夫工程師設計圖的祕密·····	尼古拉·托曼	44
新交女友·····	維·別特里歌萬內伊	86
深雪·····	斯·阿列夫耶夫	106

無形的戰鬥

維·伊萬尼柯娃

一 天空中的三架飛機

奧索金上尉的飛機在離開轟炸目標時，被希特勒匪徒的砲火擊傷了。投下的炸彈都落到海裏。不惜任何犧牲都要炸毀的那座橋樑，甚至沒有受到絲毫損傷。但是轟炸機却遭到高射砲火猛烈的射擊，以致奧索金不得不趕快把它拖回家去。

這時候，乘務人員中無論是領航員馬蒙托夫也好，年輕的射手兼無線電報務員費森科也好，隊長也好，都沒有想到危險，他們所感到的只有苦痛，沒有完成任務，沒有投中目標……

這次失敗，奧索金比別人更加感到沮喪。總之，他認為他是沒有任何理由來抱怨自己這架飛機的。無論是速度、炸彈的載重量、或是標尺，都是良好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俯衝轟炸機會更合適一些的……把整架飛機像一隻手槍槍筒那樣瞄準目標，並且可以準確地投中那條長長的橋樑，不管它從空中看來是多麼狹小，多麼不可捉摸！那時候，讓高射砲火往空氣中轟擊吧，它們無論如何也擊不中那架和驅逐機一樣飛行速度的飛機的。

不過，奧索金對驅逐機的懷念，是有他的非常深刻的歷史

根源的。

上尉的飛行經歷是這樣的：他在戰爭初期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後，就是一個抱有遠大希望的航空員，他當時被派到北方的一個驅逐機的團隊裏去。

奧索金在團隊裏的戰鬥崗位上，完全證實了他的願望。爲了祖國的光榮，他曾擊落了好幾架敵機，表現了英勇的精神，這種英勇精神，並不因爲全體蘇聯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都有過和奧索金同樣的表現而顯得渺小。

• 奧索金看到了同盟者——英國飛行員是怎樣作戰的。看來，他們僅僅在氣候良好時才擔負任務，僅僅在順利環境下才投入戰鬥。可是，在我們這裏，誰又會考慮到天氣是否惡劣，誰又會想到躲避敵人呢？！

奧索金雖不是一個海上飛行員，可是有一次他不得不在海上進行戰鬥。當時德國飛機有三十架，可是我們僅有一個中隊。奧索金在這次戰鬥以後，不能夠在自己的機場上降落，他的飛機被擊傷和燒壞了，他不得不在遼遠的、覆滿積雪的丘陵地帶着陸。當同志們找到他的時候，他渾身都已凍壞了。

當他在醫院休養好了以後，醫療委員會堅持要他復員：因爲他的右手由於受傷而抽筋，手指有點不太靈活了……

“請允許我向你們道謝，”奧索金陰鬱地對委員會主席說，一邊用他那隻受過傷的手抓住主席的手並使勁握了一下，於是主席就沉默不響了……

那末，讓他掌握另一種武器罷，奧索金當時同意了：他開



始駕駛轟炸機。當現在沒有完成任務的時候，他對該機感到不很滿意了，一般說來，他是沒有理由來埋怨自己這架飛機的。

這種不滿情緒顯然是下意識的，關於驅逐機的許多優點的想法閃電般地在他的腦海裏掠過。奧索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把這架被擊傷的轟炸機拖回家去，挽救乘務人員這件事情上。被高射砲彈射穿了的左翼的板壁，在迎風砰砰作響，好像暴風雨吹打着屋頂上的破鐵皮。費森科負了傷，他自己包紮了傷口，可是紗布上的血跡，越來越多地滲透出來了……

“正前方航綫上有兩架飛機，”奧索金突然聽到領航員的聲音。他在最初的一瞬間，並沒有看出遠遠在前面盤旋的，像兩隻楓葉形狀的小雞那樣的兩架飛機。

“有趣的場面，”領航員接着說道，“漢斯和哈利廝殺起來了。”



其實，“美塞爾”和“哈利堪”此刻不過是在互相試探——在不值得消耗彈藥，反正命中不了的距離上盤旋着。

“我們怎麼辦呢？”奧索金問道。他有一種與乘務人員商量問題的習慣，甚至當他已經做出決定的時候，他也要這樣做。

“最好，”領航員應聲答道，“我們也走那一條路綫。他們還沒有打起來——不，它們現在可要打起來了。我們對它是毫無用處的……”

費森科激怒地抬起他那纏着綑帶的、疼痛難忍的頭來。

“它們對我們是有用處的，”他想喊出聲來。費森科認為同盟者正與敵人作戰，我們應該立刻予以支援。

可是，很明顯地，同盟者却是另一種想法。他不願意作戰。他竟喪盡天良，把希特勒飛機引向俄國轟炸機這方面來。

機上的人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不讓敵人看出我機已經負傷，準備以全部力量去迎擊敵人。

希特勒匪徒想先發制人，一邊用機槍掃射一邊迎面飛來，——實在太早啦！——奧索金注視着火光的方向把飛機往下面衝去。費森科豎起機槍，用閃電般的速度向上面飛着的黑影掃了一陣。過了一會兒，希特勒分子駕駛的飛機慢吞吞地做了一個大轉彎。他們此刻看到同盟者正在狼狽而逃，他們每個人對同盟者的這種卑劣行爲，都表示鄙視。

“老一套的戰術，”奧索金想道。

年輕的費森科僅僅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敵人總是敵人，而朋友總是朋友，這時他茫然不知所措了。他的額上冒出

了大顆大顆的汗珠，頓時汗水浸溼了綑帶……

“叛徒……我真是沒有時間來分析一下你這種舉動，”馬蒙托夫指着同盟者低聲嘟囔道，他自己並不了解他所用的“叛徒”這個名詞，是不是能確切地說明這種行爲。

這時，希特勒匪徒又從尾巴後面繞了過來。爲了不讓它從肚子下面飛過去，奧索金急忙往上飛。“美塞爾”衝過去了。很能體會隊長意圖並且清楚了解敵機行徑的費森科，這時開始等着它再繞過來。

瞧，它又轉回來了！瞧，它飛到旁邊來了！費森科甚至覺得他好像看到了敵人那張狡猾的臉孔似的。

“給你嚐一嚐！給你嚐一嚐！”

誰都能夠像奧索金那樣了解到空戰是相當短促的。可是他不會想到：敵機竟會躲到一邊去了，它那機翼笨拙地擺動着……

“它完蛋了……完蛋了！”馬蒙托夫得意洋洋地大聲喊着。

這一天真是充滿意外事件的一天：的確，領航員馬蒙托夫從來就沒碰見過這樣的事件！

“等一等！等一等！”奧索金疲憊不堪地微笑了。

“費森科，鬼東西，幹得好！”馬蒙托夫囔道。

“這是一個不太認真的德國人，”費森科用單調的聲音說，接着他把胸口倚在機槍上，垂下身來，不動了。

奧索金上尉在向團長報告這次飛行結果時，用費森科的話這樣說道：

“敵人表現得不太認真。他的飛機沒有冒煙，沒有墜落，

可是，他就跳下去了……”

二 地面上的敵人

有關敵人“不太認真”的這個疑問之所以會潛藏在奧索金上尉的內心裏，這並不是偶然的。用降落傘跳下去的希特勒飛行員是一個女人。她拋棄了那架依然完整無損的飛機（機關槍彈僅僅射穿了右翼），在黨衛軍坦克部隊司令部附近着陸以後，她向司令部要求一輛汽車。

“到我的飛機場去！不要司機……”

司令部的長官是一個冷酷而暴躁的老傢伙，一般是不大理睬女人的，但這一次却立刻答應了她的請求。

甘茨拋棄那架飛機並且用不容對方分辯的聲調講話乃是有恃無恐的。她是豬業大王的女兒。從母系說她是半個羅馬尼亞人，半個猶太人；從父系說她是德國人。她在戰前一直住在美國。但是按照她的說法，德國乃是她“在那裏成長壯大起來”的國家。事實是這樣的：老甘茨在他所不願回想的青年時期，曾開過一個小酒店，他曾利用廚房裏剩下來的食物養了一羣豬。酒店老闆的小女兒，粉紅色皮膚、黑色髮絲的甘茨，就是在這些粉紅色鬃毛的愚笨的牲畜中間，蹦蹦跳跳地成長起來的。特別使這小姑娘感到興趣的，是那隻最肥大的豬“貝爾塔”。後來“貝爾塔”被宰了。當甘茨最初看到她這心愛的動物四腳朝天倒在地上時，她真想哭出聲來，可是她常常聽到人家說哭泣是可恥的……於是小姑娘就用她那打着蝴蝶結的小皮鞋，狠狠地往堅硬的、發亮的豬肋上踢了一腳；頓時，從肩胛

骨下面的窟窿裏冒出一股鮮紅的血液——這是多麼有趣啊！如果把豬蹄子從腿上砍下來“留作紀念”，那才更有趣哩！於是小姑娘就拿了一把斧頭，使勁地呼哧呼哧地幹起來。父親說道：“讓她砍吧，讓她砍吧……”那些在甘茨酒店裏喝酒的顧客看到這種情況都搖頭歎道：“多麼大胆啊！”

甘茨“大胆”的舉動與年俱增地發展着。當父親購來一輛汽車時，她想出了一種非常惡作劇的娛樂。汽車停在小鎮和鄉村的街道上時，往往在汽車的周圍圍着一大羣孩子。甘茨先看準了一個把鼻子伸得長長的看熱鬧的人，於是她開動汽車，從車窗裏伸出拳頭打那人的鼻子。這時，有些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還有些人企圖還擊，比如說，扔石塊打碎玻璃——看你怎能逃開這些憤怒的人們吧。然而甘茨總能夠很靈敏地逃開了……

她就是這樣“長大”起來的。

不過，她跟他父親一樣，並不喜歡回憶往事。她說出有關她成長的這些話，是爲了用這種鄭重的腔調來炫耀她的歐洲之行（德國人是喜歡這樣做的！）。懷念祖國的感情，在甘茨的身上是絲毫都沒有的。這個世界主義者一心要想在戰爭中創造奇蹟。她狡猾、倔強、而能幹，通曉幾國語言，可是，其中沒有一種可稱爲祖國的語言。她會熟練地駕駛飛機，因此她一到部隊以後，立刻就得到了一個聽起來叫人肉麻的“空戰能手”的稱號。

當然，甘茨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什麼優秀的飛行員。她今天在天空中與俄國的這匹“笨馬”交鋒時，就完全說明了

這一點。

俄國人駕着被擊傷的飛機在返航的途中，看到甘茨與“哈利”正在戰鬥，可是雙方都不太認真，幾乎像是碰到了自家的同胞兄弟——本來敵機是不會觸動俄國飛機的，可是俄國人的飛機却自己來參加了戰鬥。“哈利”便趁機隱去了。當甘茨一看到機翼上的許多彈痕時，她就拋棄了飛機。她深怕再來一排槍彈會打中發動機。她對這匹“笨馬”燃燒着一肚子怒火，於是她便拿着降落傘跳出了飛機。

雖然在那架飛機裏，還有一個每個法西斯強盜所必備的護符——掛在駕駛艙玻璃上的怪人，她的這個怪人是從美國帶來的，因為在德國不會製造這樣真實的怪人，——但甘茨對拋掉飛機並不惋惜，她會領到一架新飛機的。可是為什麼俄國飛機成了戰勝者呢，——誰來回答她這個問題？

三 癡女人

瑪莎在發動機製造廠工作。她一晝夜要工作十二至十四個鐘頭，但她仍然感到她工作得太少。她沒有被調到前綫去，反而是被派到這個靜謐的、沒有燈火管制、沒有空襲的邊疆地區來，——這使她感到很不安。不久，她從辦公室調到車床上來了：她學習着，不論在第一個工作班，或是在第二個工作班，她都不願離開車床。

現在，甚至回想起來都覺得奇怪：她努力學習，她刻苦鑽研，她成了一個五級鏤工。隨着技術的提高，工作的熱情也提高了，她常常以自己在共同勞動中貢獻太少而感到不安，她覺

得應該更多的工作，爲此就要更加保持精力。

休息？是的，那麼休息吧……

於是，在一個星期日，她到了一個闕無人跡的、神秘的、簡直像童話一般的地方。她，一個穿得乾乾淨淨，身材苗條的小姑娘，爬上山來了。有着古銅色的樹幹、黑壓壓的樹梢的松樹在這裏長得這樣稠密，以致瑪莎到達山頂時感到非常出乎意料之外。她越過一塊佈滿蒼苔的險怪的石頭，就再也無處可去了——松樹樹梢還在蔓延着，高達天際，但脚下則是一片空闊的草地。彷彿是一個巨大的圓錐體切掉了尖端剩下下面的部分。這片草地是平坦的、圓形的，上面鋪滿了青草。

四處都沒有通路。瑪莎踱到一邊去——踝骨感到潮溼而寒冷。瑪莎在驚恐之中飛快地向前跑去。她定了定神才發現自己已到了一塊巨大的圓石上面了。這些圓石到處都是，佈滿了這片草地。這些石頭像是什麼人在潮溼的青草中求救似地屹立着。

瑪莎從這塊圓石跳到那塊圓石，最後到了這片草地中央的一個小湖旁。湖水是泉水，極其清涼。這小湖很深，水清見底，湖底的石子都歷歷在目。

瑪莎喝了點水，洗了洗臉，她迎着風，面向着太陽。這時她馬上感到了山上的氣息：山風穿過松林的屏障吹來，清涼而爽適，吹乾了她臉上的水珠，擁抱着她整個的身軀。

在她的心靈裏，瑪莎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梅索夫，他總是與她在一起，而現在也許是由於這裏渺無人跡，也許是由於這溫馨的和風，使她感到異乎尋常的孤獨和驚恐，好像有不可忍

受的苦痛壓在她的心頭。“去吧，這就叫做休息，恢復元氣啊……”瑪莎嘲諷地尋思着，決心立刻就往回走。

小湖那一邊的圓形石頭更多，更堅硬，於是瑪莎走另一條路回來。

四周的美景和寧靜的氣息，很快就使瑪莎安靜下來；她像一隻小鳥那樣，興高采烈地，無憂無慮地走下山來。她，當然也許會斥責自己的：軍事工廠的鑛工，前方戰士的未婚妻——這有什麼可高興的？可是，她簡直沒有看到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在佈滿青苔的松林中間跳跳蹦蹦地走下來。

一間沉入地面底下但却建造得很堅固的小房子，引起了瑪莎的注意。這間小房子是用很好的圓木做的，屋頂上蓋着石板。她想起本地居民曾說過，這是爲那些在惡劣天氣迷失路途的行人準備的避難所。這



裏面儲藏有劈柴、水和鹽，在戰前，不用說還有麵包。而且，即使是現在，那裏也許還有麵包，非常寶貴的麵包，但那是專為救命而做的，誰也沒有去觸動它。

瑪莎決定進去瞧一瞧那裏面的情形，可是她剛朝小房子轉過身來，就在原地呆立不動了。一個又高又胖的女人，穿着一件用灰麻袋做的古里古怪的衣服，向瑪莎迎面走來。這女人很像瑪莎在烏拉爾途中的草原上所看到的那些女人的石像。她的兩隻眼睛也和那石像的眼睛一模一樣，死板板的，透過瑪莎凝視着遠方。

瑪莎沒有到小房子裏去。儘管周圍的景色這樣幽美，可是她內心却非常陰鬱，她懷着不高興的心情回家了。

隔壁的女鄰居，從明斯克疏散來的一個軍官的妻子奧里伽問她這次遊玩得怎麼樣，瑪莎談到她所碰到的事情：“唉，碰上了一個癡女人，簡直令人覺得非常可怕……”

“小姑娘，親愛的，你在這裏住了一年了，你把整個身心都放在工作上，車床以外的事，你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這個‘癡女人’是本地的一個傻婆子，據說，她是沒有罪過的……她從前生活很苦。可是現在，你想一想吧，她在工廠裏工作，還很熱情呢！”

瑪莎悄悄地離開了奧里伽。她的這個健康而強壯的女鄰居在祖國這樣艱難的時期竟不幹工作，這使她感到很驚奇很氣憤。她不但不能幹工作，而且有時還要給自己辯護：“我的丈夫為了大家，在與敵人作戰呢，”而現在又說什麼“熱情！”

“是啊，傻婆子還在工作，可是你，奧里伽，一個聰明人，却在遊手好閒……”瑪莎想這樣說，爲了不致說出這句話來，她急忙地結束了這次談話：

“總而言之，我這一天假期什麼也沒有做，我現在再也不去什麼地方了……”

四 沒有從出勤地點回來……

梅索夫上士送他的同鄉奧索金大尉起飛。奧索金現在在南方作戰，他已被授予比從前高一級的軍銜了。

早晨空氣清爽，地上露水很多；在飛機場的灰綠色的草地上，綿延着幾條寬闊的和狹小的道路——飛機和人的蹤跡。最新的一條小路，是梅索夫用沉重的皮靴開闢出來的：他總是第一個來到，並且最後一個離開場地。

不慌不忙，舉止適度的梅索夫熱愛着自己的航空技士的業務，他自稱是一個戰爭的勞動者。瑪莎的每一封信，都向他表示了對一個前方戰士的那種熱情的崇拜，這簡直使他感到不安：“妙得很，我算個什麼英雄呢。”但是在危險時刻——不論是殘酷的空襲，或是在敵人砲火下轉移陣地——他總是勇敢，堅忍而不知疲倦。

部隊在一個月以前，連續收到了好幾批新的機器。這對梅索夫說來，也標識着他個人生活上的重大事件。這些機器的製造者組成了一個代表團，隨着第一批機器到部隊裏來了。有一個代表，一個靈敏的，尖下頰的小老頭在舉行過正式典禮以後，找到梅索夫上士，把他叫到一邊，拍了拍他的肩膀說